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九十七回 救義兄克展聚同盟

列位明公，大名府道熊恩綬，也不用三推六問，劫銀鞘的大盜，也不用三拉兩扯，一張口就把段文經拉出來咧！怎麼說呢？這是他們搭就的活局子，熊恩綬要拿皂頭段文經與他兒子出氣，書裡言明。且說熊道台在座上，聞聽刁愷的言詞，不由得滿心歡喜。

眼望刁愷講話，說：「此話是真麼？」刁愷說：「小的之言，千真萬真。太老爺如若不信，叫過他來，當面一對。」熊道聞聽，上面吩咐：「快帶皂頭段文經！」這眾人明知是邪火，不敢不遵依。不多時，將皂頭段文經帶至了當堂，跪在下面。劫銀鞘的大盜刁愷，一見他們的原拿皂頭段文經，一齊開言，說：「阿段大爺，自從分去那搶布客的那一宗銀子，至到而今，總未曾見面那！」皂頭文經一見習愷將無作有，說出這片言詞，也明白了八九。

段文經聞聽刁愷話，不由氣壯眼圓睜，用手一指罵刁愷：「無義之賊要你聽：將無作有拉扯我，實指望，好把你們罪擇輕。你們要，仿學玉杯那件事，張全比作段文經！」

皂頭之言還未盡，熊恩綬，座上開言把話雲，用手一指聲斷喝：「爾等不可亂胡雲！段文經：刁愷說你是窩主，唆使賊盜劫庫銀。此事你有何分辯？一字虛言定不容！」段文經，明知此事要吃苦，口吐蓮花脫不能，無奈只得將頭叩：「太老爺留神在上聽：小的並無這件事，焉肯擅自就為賊？這就是，賊咬一口入了骨，太老爺，秦鏡高懸斷分明。」皂役言詞還未盡，熊道冷笑兩三聲：「倚仗慣役能巧辯，你把本道當何人？不動大刑焉肯認？抄手問事那個應？」熊道說罷一席話，忙吩咐：「快看夾棍莫消停！」左右答應一聲喊，登時間，拿過蕭何漢代刑。

下役將夾棍取來，當堂一擡，響聲震耳。熊道台上面開言，說：「把段文經夾起來再問！」「這！」齊聲答應。動刑人跑將上來，將皂頭段文經按倒在地，拉去鞋襪，扔在一旁，將他的兩腿入在木棍之中。熊道台吩咐：「攏繩！」「這！」齊聲答應。左右將繩一攏，只聽「咯吱吱」夾棍響亮。

在位明公：要是別者之人，這一夾棍，就給了他咧！這可不能。怎麼說？上回書愚下就表過，皂頭算是八卦陣的教主，一身的功夫，還有點邪術。倚仗這兩宗，他焉能怕夾棍？總而一言，真是面不改色！熊道台一見段文經不招，不由心下為難。

段文經，一連接了三夾棍，面不更色令人驚。喜壞馬快徐克展，暗把「大哥」一叫二聲：「也不枉，八卦教中你為首，真有仙藝在其中。我們若不將你救，過後人言不好聽。」徐克展，胸中起了不平意，熊道舉家活不成。在位明公細想理：這件事，誰是誰非誰不公？也是熊道該如此，前生造定豈能容？倚仗官勢行霸道，逼反那，徐克展與段文經。按下後事且不表，單說熊道人一名。公位上，瞧見文經將刑挺，三夾棍，並無「哼哈」喊一聲。熊道上邊把「忍賊」罵：「你今不招萬不能！」段文經，明知他為那件事，就是哀告也白費工。堂下邊，閉目合睛總不語，任你要用那般刑。熊恩綬，座上開言忙吩咐：「卸去刑，將他收在監禁中。明日早堂再審問。」下役答應不敢停。跑上前，卸去刑具一旁擡，攬下皂頭段文經。熊道也把堂來退，散出公門應役人。

熊道退堂，眾役散出。皂頭段文經的妹丈馬快徐克展，眼望他手下的兩個戶兒，一個叫張君德，一個叫劉奉，向他二人講話，說：「你們哥倆，趕未時以後，到咱們教頭段大哥家，有話講。」二人答應而去。

且說馬快徐克展，出了道台衙門，一直就奔他大舅子段文經住處而來。穿街越巷，不多時，來至段家門首。也不用叫門，直往裡走。怎麼說呢？一來他與段文經是骨肉至親；二來他的家住在大名府城外，在下上文書表過，他的住處那個莊，地名叫張棟村小潭口，離大名府城八十里。

明公想理，徐克展在大名府應役，還能夠常家去吃飯嗎？

要講他的本事，真可能散衙回家吃飯，吃了飯再回來，到大名府該班，可也不為能事。所以他竟自不敢回家，怕的是招風。

所以逢該班的日期，就在大舅子段文經家吃飯。明公想理，他與段文經又是至親，又算一家人，何用叫門通報？所以才逕進去。走到上屋裡，見了他的大嫂汪氏，也不顧坐下，說：「大嫂，不好了，禍從天降！」

徐克展，面帶驚慌開言叫：「大嫂留神仔細聽：也不知，熊道因為那件事？買盜相攀段文經。我哥當堂不招認，熊道台，連夾三次入獄中。瞧光景，熊道成心要作對，不知因為何事情？」汪氏聞聽尊「妹丈，其中就裡你不明。

昨日晚刻起的禍，皆因為，帶你姪女去散心。甘露寺前瞧熱鬧，許多和尚唸經文。偏偏遇見熊公子，帶領跟班人二名。他也是，廟前為看盂蘭會，瞧見你姪女段瑞平。回衙差人提親事，妹夫想，已許婆家焉能應？大料為的這件事，熊道台，才昧良心越理行。」汪氏言詞還未盡，徐克展，一腔怒氣把心攻，大叫一聲「氣死我！」「貪官」連連罵二聲：「原因這事行毒計，縱容狗子亂胡行！倚官強霸有夫女，怪不得，買盜相攀段文經。我要早知這件事，方才衙門就不容！這宗貪官真可恨，留下倒是一禍根。瞧起來，狗官狗子心不死，只怕全家難脫身。」克展說到這句話；嚇壞了，汪氏母女兩個人，渾身一齊篩糠戰，面目焦黃似淡金。克展說：「嫂嫂姪女心別怕，講不起，事到臨頭難顧生。」克展言詞還未盡，聽見那，外面「拍拍」人叫門。

徐克展言還未盡，只聽外面有人叫門。克展聞聽，眼望汪氏開言，說：「嫂嫂，這定是張君德、劉奉他們倆來咧。你那快打發人將他們二位請進來，我還有話講。」汪氏聞聽，望家中小廝說：「你快些出去看看，要是你張三叔、劉七叔，只管請進來。要不是，問他找誰的？」「是。」小廝答應而去。

不多時，將張君德、劉奉二人領進房中。徐克展一見，說：「二位老弟，來得正好。我這正與嫂嫂言講咱大哥之事。」話不重敘，徐克展就把汪氏告訴他的話，他又告訴張君德、劉奉一遍。二人聞聽，說：「這還了得？令人可惱！」張君德先就開言，說：「徐哥，事已至此，但不知你有什麼主意？怎麼樣而行？」徐克展見問，說：「二位老弟請坐，聽我言講！」

他兩個，聞聽齊坐椅子上，側耳留神仔細聽。徐克展，眼望張、劉尊「二位，老弟著意要聽明：咱與段哥非別比，又是一教又一盟。你我若不將他救，有負神前結拜情。

他今誤遭貪官害，就是那，窮人聞聽也不能平。何況你我同結義，咱要是，袖手旁觀落朽名。二位依我愚拙見，今夜三更進衙門。各把鋼刀帶進去，先殺貪官眷滿門。然後再去劫牢獄，救出文經一個人。再殺相攀四賊寇，餘剩下，別者之人全去刑。他們豈有不要命？幫助咱，斬關奪鎖救出城。」二人聞聽說「有理，就是如此這般行！」他倆說罷全站起，各找刀一口，要進衙門，去殺貪官眷滿共門！